党建引领城市社区韧性治理的实践逻辑

——基于F市的案例研究

陈诗婷，黄静晗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福州 350002）

摘要：党建引领是提升城市社区治理韧性的关键。基于F市C社区案例，分析党建引领城市社区韧性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在开展政治建设的同时发挥社会建构的功能，通过优化组织建设、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治理技术，从组织-主体-关系三个维度赋能社区，增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适应性与演进性。基层党组织依托权威统合机制，推动多元共治增效，塑造社区组织韧性；通过价值引领机制，树立居民主体意识，强化主体韧性；运用情感联结机制，实现社区资本增生，增进关系韧性。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实践逻辑的讨论对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打造韧性城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党建引领；城市社区；韧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C93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2－0200－08

社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治理的基础单元，也是在城乡社会生态系统中集聚风险和受风险冲击的第一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呈现组织结构松散、治理主体单一化、资源配置失衡、社会资本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了社区治理的脆弱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韧性，有效应对各种系统性、复合型风险的冲击，是打造韧性城市的基础，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党组织是社区治理中领导核心，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基层党组织在开展政治建设的同时发挥社会建构的功能，提高社区公共服务质量、支持社会自我管理、维护社区有序运作的有效治理模式[1]。提升城市社区韧性治理水平，应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基于此，以F市C社区为例，聚焦当前社区党组织在推进社区韧性治理的实践经验，探究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内在逻辑，尝试回答党建引领何以增进社区治理韧性，对党如何赋能社区，构建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可借鉴的经验。

1 理论分析框架

1.1 社区韧性治理研究的动态演变

韧性(resilience)研究经历了从工程韧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到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再到演进韧性(evolutionary resilience)的发展阶段演进。20世纪80年代以后，韧性这一概念被应用于社会变化研究[2]，强调社会系统应对变化和冲击的复原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化能力[3]。韧性的内涵持续扩展：研究对象从物转向人，应用维度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研究尺度日益关注微观空间和日常生活[4]。在此背景下社区韧性成了学界热点议题。

早期的社区韧性研究受工程学范式影响，主要聚焦于通过物理环境改造(如防洪堤、避难所等硬件设施)来提升社区的灾害抵御能力[5]。然而，以物质投入为主导的防灾抗灾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局限性。研究表明硬件设施建设并非社区韧性的充分条件[6]。鉴于此，学术界对社区韧性的关注开始超越单一的物理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尤其强调社会资本在增强社区资源整合能力、集体行动能力以及内生发展动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7-9]，同时，社区个体与群体的学习与发展能力也被置于重要位

收稿日期：2025-07-22

作者简介：陈诗婷(2001—)，女，福建福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通信作者黄静晗(1981—)，女，福建福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置[10]。研究共识日益指向:韧性社区不仅强调可持续的物质系统,更应重视人类社区(human communities)建设;物质系统效能需要通过人类社区建设发挥作用[11],社区韧性实质上有赖于更有韧性的民众[12]。当社区受到扰动与冲击时,具有自主决策能力、自组织能力及动态适应能力的社区主体,能够有效引导社区应对风险、实现适应性转型[10]。

近年来,学者开始尝试在韧性框架下讨论社区治理,他们认为社区韧性治理是在工程韧性向社会韧性拓展的背景下,融合从物理系统到社会系统多维度韧性内涵的一种新型治理范式[13]。学者们就社区韧性治理的具体维度展开讨论:吴晓林和张雪[14]聚焦社区的空间韧性、制度韧性与自治韧性探讨如何建设高质量韧性城市社区,蓝煜昕[15]基于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认为社区治理体系的韧性主要来源于结构韧性、过程韧性、能力韧性和文化韧性四个方面。同时研究也指出当前中国基层社区治理韧性面临诸多挑战,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薄弱、社区主体能力不足、主体间协作机制不完善以及治理工具匮乏等[16]。提升社区韧性治理水平的关键在于,着力培育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推动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权力有效功能互补[17],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应对不确定性的响应能力、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18-20]。

1.2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研究进路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并非单纯的党建或社区治理议题,而是一个融合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新时代重要理论与实践命题[21]。在中国情境下,党在国家与社会结构中居于领导地位,是塑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核心力量。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地位,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共同决定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2-23]。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市场、社会组织与个人等多元主体,在承担差异化角色与实现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有机结合控制、服务与自我管理的过程。在这一治理结构中,社区党组织发挥"一核多元"与"一核多能"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多重服务功能[24]。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实现,有赖于政治统领、社会整合、情感联结等运作机制[25-27],嵌入式治理、整合式治理是主要实践路径[23]。

国内学界日益关注党组织在破解社区韧性治理困境中的关键作用。研究揭示,党组织凭借其在组织统筹、信任枢纽、嵌入动员和领导示范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从组织、利益和价值三重维度构建富有韧性的有机联结,保障社区组织力,提升社区资源冗余性,增强社区内部信任,引领与培育多元主体塑造社区共同体精神,系统性地强化和拓展社区韧性治理能力[28-30]。鉴于此,现有研究普遍将党建引领视为实现社区韧性治理的核心路径[31],强调需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统筹协调作用[32],同时主张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培育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利关系,增强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与调适能力,构建具有弹性的基层治理结构[16],从而全面提升社区韧性治理水平。

既有研究表明,社区作为风险响应的一线场域,其韧性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城乡规划与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主要聚焦社区公共安全体系构建、应急响应机制优化及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布局等"硬治理"维度,近年来学术视角才逐步拓展至社会资本培育、主体协同网络、集体行动逻辑等"软治理"层面,凸显对组织韧性、关系韧性与社区主体性等理论关切,然而将组织、制度、文化等社会系统韧性要素纳入分析框架的综合性研究还比较少。值得关注的还有,党建引领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核心特征与独特优势,其在社区韧性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机制研究尚不充分。现有相关成果多停留于经验描述与模式归纳层面,对"党建如何具体塑造并驱动社区韧性提升"这一核心问题的因果链条和深层运行机制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剖析。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典型案例经验,多维度、系统性地揭示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关键作用机制与内在机理,以期提出更具系统性与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对现有社会治理、韧性理论等知识体系增进有所贡献。

1.3 组织-主体-关系: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研究,将社区韧性治理界定为社区治理主体多维度构建维持社区稳定性与持续性的治理能力,使社区在面对突发事件、长期压力或系统性风险时,能够有效实现风险抵御、适应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动态治理过程。社区韧性治理强调从增强社区组织韧性、主体韧性和关系韧性三个维度,提升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抗逆力、适应力和持续力。组织韧性强调组织的协同与应对能力,确保资源合理配置和决策有效执行。主体韧性即个体自

主参与公共事务并采取适应性行动的能力。关系韧性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如邻里纽带、人际信任)及其支撑的网络联结强度。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是社区党组织在持续强化自身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优化组织建设、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治理技术,从组织-主体-关系三个维度赋能社区,辐射和带动社区治理主体联动共建推动社区共治增效,赋权增能重塑居民主体性,强化联结促进社会资本增生,增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适应性与发展力,提升社区治理韧性水平。据此建构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分析框架(图1),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实践逻辑主要体现为三重作用机制。

(1)权威统合机制:优化组织建设增强社区组织韧性。基于党的使命型特征与强大的政治势能,社区党组织具备联结多元治理主体、构建治理共同体的意愿和能力[33]。通过党建引领,社区党组织凭借党的政治权威、组织化优势和动员能力,依托党建组织网络,整合社区居民、驻区单位、商业主体、社会组织和高校等社区内外主体,将分散的力量组织化,形成协同治理结构。这一过程不仅将多元主体吸纳到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过程中,还推动跨部门、跨主体资源的整合、互补与合理利用,有效克服社区主体松散、资源碎片化等治理困境,通过结构重塑和资源整合形成共治合力,增强了组织韧性。

(2)价值引领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形塑社区主体韧性。创新工作方法是社区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关键策略。相较于传统行政动员在激发居民参与和推动协同治理方面的效能局限,基层党组织采用价值引领的柔性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党员骨干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宣传倡导,通过潜移默化的浸润方式将“共建共治共享”等理念具象化为居民可感知、可体验的日常实践,促进居民对这些理念的价值内化与认同,凝聚社区的价值共识,塑造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价值偏好,激发出居民的个体能动性。同时,基层党组织通过赋权增能培育社区成员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其公共事务参与能力,帮助居民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参与”的转变。社区党建实施价值引领,建构社区主体基于共同价值导向的主体意识与实践能力,增强社区成员主体性,形成社区治理的主体韧性。

(3)情感联结机制:提升治理技术培育社区关系韧性。建立并维系坚韧的情感联结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润滑剂”和“调节器”的双重功能。积极的社区情感能够将抽象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个体的情感驱动力,强化社区与居民、居民与居民间关系的关系纽带,塑造社区认同感、人际信任感与集体归属感,为社区治理提供持续、稳定的内在支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基层党组织强化群众工作能力,深化与居民的情感纽带。社区党建通过情感治理策略,有效激活情感要素,重建并强化社区联结关系,增进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情感治理的效能得以有效转化,提升社区韧性治理水平。

2　案例呈现

2.1　案例选取与资料来源

运用案例研究法,选取F市C社区作为案例,其典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C社区集中体现了城市老旧小区面临的治理困境。C社区是由棚户区拆迁改造而成的安置小区,其发展历程集中反映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拆旧建新的改造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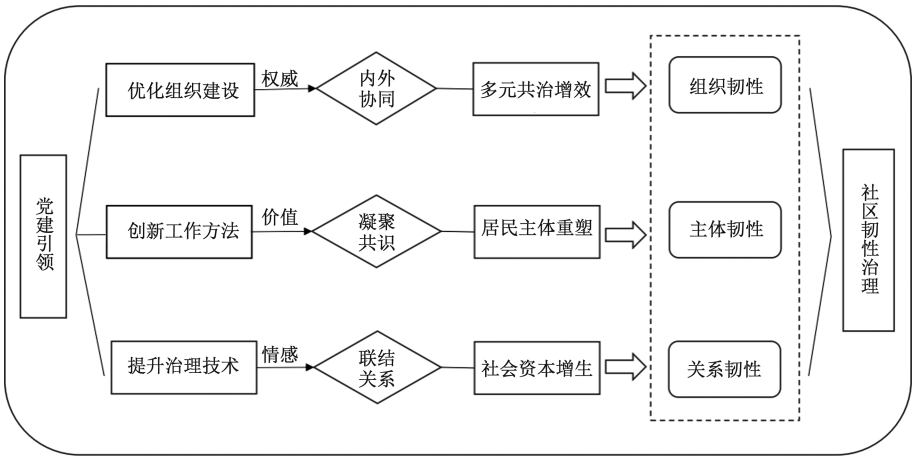


图1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式及后续发展面临的治理挑战,如基础设施陈旧老化、环境秩序紊乱、邻里关系疏离、老龄化严重、社区凝聚力不足等问题。②该社区是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功典范。面对上述复杂的治理挑战,C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提升韧性治理效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路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获得多项国家级荣誉,并被央视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C社区的探索过程与实践成果,为同类型老旧小区破解治理难题、探索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现实经验。

资料主要来源于:①深度访谈。2024年1月、2024年4—5月、2024年9月、2025年1月等多个时段,对C社区干部、工作人员、居民、社会组织负责人等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形成12万字左右的访谈材料。②实地观察。2024年7—8月在C社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对社区党建引领的社区韧性治理实践进行观察和记录,多次参加社区开展的相关活动和会议。③收集二手资料。通过社区所在地的政府门户网站、社区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收集了政府文件、公开报告、新闻报道等研究所需资料。

2.2 案例分析

F市C社区是典型的小区型社区,总面积为0.196 km^2,居民约3 850户,常住人口约1.3万人,老人儿童占比超60%,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高达29%。C社区党委是F市首家成立的社区党委,下设7个小区党支部、8个非公企业党支部、1个社会组织党支部,共有党员347名。C社区曾是F市规模最大的棚屋区,于2000年启动棚屋区改造,2001年完成居民回迁。历经十多年发展后,社区面临一系列新的治理挑战:基础设施陈旧老化,现有空间与功能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基层治理力量薄弱,居委会经费匮乏、服务设施简陋,治理效能不足;人口流动频繁,老龄化程度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能力较弱,难以凝聚治理合力,等等。针对上述困境,C社区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优化组织建设、创新工作方法和提升治理技术,创新性地从组织、主体、关系三重维度构建立体化治理体系,增强社区韧性治理能力,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省敬老模范社区、省级儿童友好社区等荣誉,为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2.2.1 优化组织建设,推动多元共治增效

组织整合是强化党建引领的关键支撑[29]。C社区党组织在上级支持下,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楼长-党员中心户”六级联动组织体系,形成纵向贯通的治理网络,有效聚合党建资源,为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33]。同时,推行党员中心户联系本单元居民制度,把组织触角延伸到楼栋(楼道)、覆盖到户。党员中心户在需求信息收集、矛盾纠纷调解等居民服务活动中发挥着“神经末梢”的关键作用,确保群众平时见得到党员,有事找得到党员,显著增强了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效能。

C社区党组织还积极利用政治势能,吸纳整合外部多元主体,优化社区治理结构。C社区党组织系统构建了组织化链接资源的党建共建平台。通过该平台,社区已与28家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涵盖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区友好行动库”,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与精准对接,为社区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外部支持动力。

一位社区干部在访谈中谈到“我们这边低保困难户居民比较多,我们也希望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光靠社区(力量不足),社区又没有这方面资金,正好有这个平台单位我们就可以来解决居民实际的困难。”(访谈记录:社区干部X-20250102)居民张大姐家是共建合作的受益案例之一。年近五十的张大姐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日常需照料罹患精神疾病的丈夫和大儿子,仅靠打零工维持全家医疗及生活开销,经济状况极其拮据。初中在读的小儿子出于学习需要,希望能够有一台电脑辅助课业。社区网格员在常态化入户走访中了解到其困境,将其需求纳入社区“微心愿”数据库。经社区党委复核,该心愿很快便被“社区友好行动库”中的某共建单位党委主动认领,购置品牌电脑送至张大姐家中。(社区内部资料整理,20240729)

C社区党委通过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网络化组织体系,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架构,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能力、政治势能转化为资源吸附与整合能力。通过这种组织整合,社区得以有效统合内外部主体力量和资源要素,破解了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体单一化与资源碎片化的结构性困境。

2.2.2 创新工作方法,树立居民主体意识

作为典型的拆迁安置社区,C社区居民群体呈

“三低一高”特征：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低、组织化程度低、老龄人口比例高。这一结构特征导致社区整体上呈“原子化”状态，居民普遍漠视社区公共事务，视其为“无主之地”，公共事务长期处于“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

为了破解这一困境，社区党组织采用树立价值标杆的方法，将党员、社区积极分子等关键群体培育成社区参与的引领力量，构建以点带面的动员机制，依托关键群体的引领作用，以“滚雪球”的形式带动更多居民加入，逐步拓展社区治理的积极分子网络。社区老党员方大姐便是其中一员。拥有三十余年社区居委会主任经验的她，退休后继续响应社区号召，发挥党员的“头雁效应”，她表示：“我就想着我干了这么多年社区工作有不少经验，居民对我又比较认可，能发挥优势继续为社区做事我觉得很有意义。”（访谈记录：退休党员 F-20250102）在方大姐的引领下，一支主要由退休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红色管家”志愿服务队应运而生，他们秉持奉献社区的理念，常态化参与社区巡逻、环卫、值守等公共服务。这种示范带动产生显著涟漪效应，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行动者，社区内自发成立了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小小议事员”“神奇妈妈”等社区自组织。社区党委把居民参与的过程和成效可视化，通过楼道公示栏、社区公众号等多渠道进行展示，激发更多居民的公共精神，提升其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积极性。

与此同时，为消除居民参与的制度性障碍并提升居民参与能力，C社区党委推行五事工作法，听群众“说事”，让群众“议事”，帮群众“理事”，向群众“晒事”，邀群众“评事”，建立议事协商平台和分层议事制度，打通居民参与的制度化通道。通过这一制度，居民可以有效提出诉求、通过平等协商和沟通对话解决问题。C社区不少老年人期盼小区内建设长者食堂，群众“说事”提出诉求后，社区党委马上响应。围绕怎么建、如何收费、谁能来吃等问题，居民们充分“议事”，居民代表、意向餐饮企业、社区党委、区里相关部门协商讨论，最后由居民代表投票选出心仪的设计方案。

C社区党组织创新工作方法，通过示范引领，有效破解社区治理中的“旁观者困境”，激发居民形成社区意识，并进一步创新制度化参与机制，培养居民参与能力，强化居民的主体性建构，培育居民主体韧性。

2.2.3 提升治理技术，实现社区资本增生

面对社区原子化、陌生人化与代际疏离等结构性困境，C社区党委创新性地将情感治理作为核心治理技术，系统性地强化居民之间、居民与基层党组织间的情感联结，有效织密社区社会关系网络。

C社区党委以“五民式”服务机制①为基础，开展“情感入户访”行动，对于困难群众进行回访慰问，通过拉家常式的深度互动搭建起党群间的情感联结桥梁，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居民日常生活的微观场域，显著密切了党群关系。同时社区党委策略性地利用传统佳节与重大节日作为情感动员契机，协同驻区单位及社会组织，制度化开展“社区长者集体生日会”等仪式性活动，切实提升居民归属感。在此基础上，社区党委精准锚定“一老一少一新”三类关键群体作为情感治理的着力点，以点带面，带动社区共同体情感氛围的整体营造。

社区党委聚焦社区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支持老年人开展丰富的老年休闲生活。社区书记在走访中发现退休居民组建舞蹈队的强烈意愿后，主动协调成立“C社区快乐健康舞蹈队”，帮助联系老年大学老师免费为老人们教授舞蹈课，并成功解决了舞蹈场地的使用冲突。“看到舞蹈队的阿姨们开心的样子，我也是成就感满满。每次入户，居民亲切地喊我‘小依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肯定，他们把我当作家人一样，而不是客套地喊我书记。”“像上次社区端午节活动需要表演什么的，他们都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访谈记录：社区书记 W-20240926）

针对双职工家庭普遍面临的“接娃难”与课后看护焦虑，社区党委联合共建单位社工组织合作开展“四点半课堂”等公益项目，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还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获得居民高度认可。居民表示：“我每天最头疼的就是接孩子放学，交给托管班花钱多还不放心。现在社区四点半课堂不仅有大学生志愿者辅导作业，还组织手工、科学实验这些活动，最关键是免费，直接解决我们家的大难题，感觉社区是真的在替我们着想。”（访谈记录：居民 Y-20250102）

在巩固“一老一少”服务成果的基础上，社区党组织着眼人口结构新变化，重点关注新居民群体。针对新居民面临的社区融入度低、文化认同感弱、

① “五民式”服务机制：助民服务解困难、育民服务传知识、乐民服务增感情、安民服务保平安、惠民服务暖人心。

社会支持网络缺失等问题,通过方言课堂、民俗体验等活动,着力破除地域文化隔阂,拉进情感距离,推动新居民实现从“物理迁入”到“情感扎根”的转变。

C社区党委的情感治理通过精准识别与回应关键群体需求,收获了社区居民的情感回馈,重构社区关系网络,强化群体间的关系联结,有效促进了社会资本的持续增生与治理效能的提升。

3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内在逻辑

3.1 权威统合,塑造组织韧性

受传统科层制管理体制和国家吸纳社会模式的影响,社区治理长期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基层政权“悬浮”、治理主体单一化与治理资源“碎片化”等问题。党组织作为链接政府与社会的枢纽,兼具权威性和嵌入性双重特质[1],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服务能力[34]。社区党组织凭借党的政治权威,以强大的政治合法性为基础,能够有效协调政府行政力量,动员体制外社会力量,通过构建党建引领的多元治理网络,实现对基层社区的网络化整合,形塑协同治理结构。

C社区在党的组织建设过程中,吸纳整合社区内外部力量,发挥党组织在组织联结与资源整合中的枢纽地位,构建多元协同治理网络。对内,构建六级联动组织体系,完成基层政党组织网络在社区内的铺陈,推动行政层级治理向党组织网络治理转型。同时突破“悬浮”困局,通过党员下沉至楼栋、物业等基层治理关键节点,推动党组织深度嵌入,将组织网络延伸至社区治理的“毛细血管”中。对外,将政治势能具象化为制度性资本,发挥政治权威的“再组织化”功能,构建党建联盟,将企业、高校等外部力量吸纳进社区组织体系内,整合并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

党建引领过程的权威统合并非简单政治势能转化下的权力聚合,而是区域化党建、政党吸纳社会、社区再组织化与嵌入式网络治理的有机统合,有效弥合了科层逻辑与自治逻辑之间的张力,实现组织化建设与网络化治理的耦合,从而推动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与多元协同共治格局的形成。

3.2 价值引领,强化主体韧性

城市社区在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价值共识缺失的困境。社区居民归属感薄弱,参与意识淡漠,对公共事务疏离,脱嵌于社区之外。党组织通过深度嵌入价值理念引领社区,其核心在于将党的先进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治理实践,通过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构建制度化参与渠道赋能居民,培育居民基于价值认同的自主治理能力。这种赋能并非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依托价值引领重塑社区公共性、激发主体意识、营造支持性参与环境,使居民在持续参与中实现责任内化与能力提升。

C社区党委通过将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嵌入社区生活,引领社区公共价值发展。一方面,发挥社区中党员骨干、积极分子的价值示范效应,动员和引领居民,激发公共精神,凝聚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将价值主张转化为参与制度,如开展“五事工作法”,建立居民议事制度,对居民进行制度化赋权增能,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帮助居民在参与实践中提升认知水平与治理能力。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关键在于有效赋能社区主体,引导社区居民建立主体意识、发展参与能力,从而激活社区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只有促使社区每一个主体积极投身社区发展并贡献力量,才能实现社区韧性的根本提升——有韧性的居民是建设有韧性社区的基础。

3.3 情感联结,增进关系韧性

城市社区在单位制解体后面临历史延续性断裂与人口结构异质化,产生了内生性认同匮乏的结构性困境。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催生的社群结构碎片化,进一步削弱了传统联结机制。当原子化的个体游离于社区,空间的邻近性无法转化为情感联结,社区逐渐失去温度,应对风险的能力随之弱化,这是当下城市社区治理中必须应对的核心挑战之一。与此同时,压力型体制下“倒金字塔型”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社区治理权责与资源分配的失衡[35],这种结构性失衡使社区难以单纯依赖行政权力或经济手段有效履职,情感治理由此成为弥补制度性资源缺位的有效工具。基层党建把情感引入治理机制,将其作为凝聚社区个体、群体乃至衔接社会与国家的“黏合剂”,不仅是对制度、技术等治理工具的补充和丰富,也是有效缓解现代性范式下社会治理内在张力的必要策略。

在C社区的实践中,社区党委将情感治理作为重要治理工具,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第一,疏导消极情感。制度化实施“情感入户访”等入户走访机制,主动深入与居民沟通交流,了解居民的诉求与不满并妥善回应,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及时采取措施化解居民的负面情感,避免其累计扩散。第二,培育积极情感。利用各种契机开展集体生日会等仪式性活动,以及广场舞、读书会、方言课

堂等文化体育活动，积极搭建促进居民交流互动的媒介与平台，加强社区居民情感联结，并不断积累正向积极的情感能量，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责任感。第三，聚焦关键群体，实施差异化情感治理策略。瞄准“一老一少一新”这三类社区中的关键群体，分析与解决不同群体需求，帮助老年群体满足长者食堂、文化娱乐等养老需求，协助年轻父母解决孩子的托管看护等托育困难，促进新移民群体的社区融入。在以需促情、以情共情的治理过程中，构建紧密的社区关系网络，实现社区情感资本的持续生产与积累。

C社区实践证明，当党组织将情感作为治理技术时，能够促进居民从“服务接受者”向“共同体成员”转化，培育并强化“社区是我家”的集体认知，构建起具有内生动力的主体关系网络。在社区关系再生产过程中情感联结形成的社会资本转化为治理资源，为应对城市社区公共性困境提供了有温度的解决方案。

4 结论

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是党组织政治属性和治理属性在社区场域的有机结合，是党建与基层社区治理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36]。在城市化进程中，基层治理单元日趋复杂，韧性治理凭借其系统性、前瞻性、可持续性等特性，成为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范式。党组织作为统合多元力量的核心治理主体，兼具强大的纵向渗透力和高效的横向聚合力，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展现出显著的治理能力。鉴于此，研究构建“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聚焦实践经验，探究党建引领何以增进社区治理韧性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优化组织建设，依托权威统合机制，推动多元共治增效，塑造社区组织韧性；创新工作方法，通过价值引领机制，树立居民主体意识，强化主体韧性；提升治理技术，运用情感联结机制，实现社区资本增生，增进关系韧性。党建引领从组织-主体-关系三个维度赋能社区，增强了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适应性与演进性。

从学术价值看，将社区韧性治理概念与基层党建研究相结合，从组织-主体-关系三个维度构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韧性治理的理论框架，突破了单一维度研究的局限，多维度、系统性地揭示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内在机理。从实践价值看，提出优化组织建设、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治理技术等党建引领经验，可复制、可推广，为各地提升党建引领下的社区韧性治理效能提供参照，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打造韧性城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基于个案分析，结论的可外推范围有其限度，后续研究可以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同时兼顾定量研究方法给予拓展，从“中国之治”中归纳和提炼出“中国之制”，进而形成不同于西方理论的本土化的中国命题和中国理论。

参考文献

[1] 李斌，王杰.政党整合社区：从生活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社区建设进路[J].广西社会科学，2022(2)：121-129.

[2] FOLKE C. Resilience：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6，16(3)：253-267.

[3] WALKER B，HOLLING C S，CARPENTER S R，et al. Resilience，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 Society，2004，9(2)：1-9.

[4] 黄静晗，邱霈恩，张佳琳.城市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的韧性重塑研究——以福州L社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1，28(6)：112-118.

[5] CUTTER S L，BORUFF B J，SHIRLEY W L，et al.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03，84(2)：242-261.

[6] TIERNEY K. Disaster response：research finding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ilience measures[R]. Oak Ridge，TN：CARRI Research Report，2009.

[7] ALDRICH D P，MEYER M A.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14，59(2)：254-269.

[8] WICKES R，ZAHNOW R，TAYLOR M，et al. Neighborhood structure，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the 2011 brisbane flood disaster[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15，96(2)：330-353.

[9] CAGNEY K A，STERRETT D，BENZ J，et al. Social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the Wake of Superstorm Sandy[J]. Plos One，2016，11(8)：0160824.

[10] CARPENTER S，WALKER B，ANDERIES J M，et al. From metaphor to measurement：resilience of what to what?[J]. Ecosystems，2001，4(8)：765-781.

[11] GODSCHALK D R. Urban hazard mitigation：creating resilientcities[J]. Natural Hazards Review，2003，4(3)：136-143.

[12] CAMPANELLA T J. Urban resilience and the recovery of new orlean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2006，72(2)：141-146.

[13] 张震，唐文浩.韧性治理共同体：面向突发公共风险的乡村治理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22(10)：54-62.

[14] 吴晓林.城市社区如何变得更有韧性[J].人民论坛，

2020(29):19-21.
[15] 蓝煜昕,张雪.社区韧性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J].行政管理改革,2020(7):73-82.
[16] 张勤,宋青励.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路径[J].理论探讨,2021(5):152-160.
[17] 唐皇凤,王豪.可控的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模式选择[J].探索与争鸣,2019(12):53-62.
[18] 刘鹏,张书菡,张勤.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4(1):151-159.
[19] 张丽娜,谢新水.风险视域下如何建设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目标、路径与任务——基于政治-价值-技术三维驱动的分析[J].学习论坛,2024(5):59-67.
[20] 廖茂林,苏杨,李菲菲.韧性系统框架下的城市社区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18(4):57-62.
[21] 谢金辉.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研究综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5):78-84.
[22] 陈东辉.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路径[J].理论与改革,2019(3):181-188.
[23] 袁方成.何以引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一个整体性框架[J].社会科学家,2023(9):10-16.
[24] 曹海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J].政治学研究,2018(1):95-98.
[25] 孙军,仇赟.从政党到社会:社会整合理论视角下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的生成机制[J].行政与法,2023(9):14-24.
[26] 罗敏.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3,25(3):35-45.
[27] 方雷,卢腾.党领共治的机理: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形态探析[J].治理研究,2025,41(2):69-82.
[28] 王杰,陈义平.新时代推进韧性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与议题聚焦——基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考察[J].湖北社会科学,2022(5):57-63.
[29] 刘春湘,肖敏.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4):112-121.
[30] 刘兆鑫,赵蔚琳.党建引领社区韧性治理:内在机理与实践策略[J].公共治理研究,2024,36(2):51-62.
[31] 宋青励,张勤.社区复合体韧性治理:内在依据、深层逻辑和拓展方向[J].决策科学,2024(2):52-63.
[32] 林鸿,林晨蕾.基于多源流理论下双重老龄化社区增梯议程设置——以昆山市C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J].科技和产业,2024,24(13):10-18.
[33] 顾爽,冷向明.党组织如何塑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基于组织-网络-情感框架的分析[J].理论月刊,2025(2):58-68.
[34] 潘泽泉.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4):31-40.
[35] 刘洋,杨晓静.城市社区情感治理差异化的生成机制及其深层逻辑——基于对W市社区多案例的比较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24,31(12):117-125.
[36] 李弘雯,熊文瑾.党建引领韧性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提升路径[J].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学报,2025(1):74-80.

Practical Logic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Resilient Governance in Urban Communities: A Study Based on the Case of City F

CHEN Shiting, HUANG Jingh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is the key to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ase of Community C in City F, the mechanism and internal logic of Party building-led resilient governance in urban communities was analyzed.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carrying out political construction,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play the rol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empower communitie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subject-relationship by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innovating work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technology, so as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and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Relying on the authoritative integration mechanism,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and shape the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rough the value guidance mechanism, residents' subject consciousnes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resilience of subjects is strengthened. By using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mechanism, the proliferation of community capital is realized and the resilience of relationships is enhanc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Party building-led community resilient governanc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resilient cities.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urban community; resilience governance